

晉州志

舊志序

今夫彰往詔來蔚爲一方文
獻而羣邑人物賴以不朽者
其惟志乎蓋志與史同體國
有史編年紀事千百世教
人心實式憑之羣邑有志亦

方隅之史也凡山川人物土
田貢賦以及風俗之淳漓禮
教之修廢忠孝節義之潛德
幽光無不畢具輶軒過而採
風悉得囊函以獻以成一代
之史志碩不綦重與但世以

代殊道因俗易幾缺旣久文
獻無徵泯前徽而沉後鑑乃
長吏之羞也

章

自浙衢謫任

茲土甫下車首詢輶志知自

明季萬初年壽梓垂今百

有餘歲典章文物大半湮沒

卽欲勉圖纂輯補文獻之未
備第自慙謏陋恐不足以成
全書且簿書鞅掌軍需倥偬
每有志而未逮一日忽奉

上檄纂志維茲盛舉實獲我心
已乃謀諸學博謀諸寮佐謀

諸薦紳父老於博士弟子中
延二三謀野之士相與叅酌
故乘采綴新聞分類標記比
事屬辭人有可傳嚴而勿
濫事有足著信而勿疑以
之彰往以之詔來而晉之人

與物海可資以不朽矣俾後
之觀者覽山川之險易土田
之肥瘠賦役之重輕乃可得
因革而修救考風俗之貞淫
禮教之興廢與夫忠孝節義
之潛德幽光乃有所感發而

興起且轉轉然亦專上貢
風謠彙爲

昭代信史

章

庶幾藉手以無負

茲土矣若謂以載籍爲重以
儒術潤飾吏治此倪寬黃霸
之長也則吾豈敢

貴

康熙十四年乙卯夏日知晉
州事前浙江衢州府同知
推陞河南歸德府知府古
公郭建章題

晉州志後序

隄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家之有譜
也志不綦重哉而無如守土者視爲
迂而無當于治而賢士大夫又以爲
泛而無切于已因循推委志幾廢矣
則人物之賢否孰從而知山川之形
勝孰從而考田賦之多寡風俗之淳
漓孰從而徵實而取信焉晉之志自

明萬曆以迄于今架閣不修幾百年
所矣時移代易其間之可書可傳而
湮沒無聞者不知其幾州守郭公自
浙衢司馬陞歸德太守悞中文泐左
遷晉陽甫下車卽以修志爲已任而
維新庶政畏吏懷民益日執掌于吏
事而不暇及未幾奉

憲檄纂修公乃與郡博士及二三賢

豪長者叅酌考實更采輿論以綴新
聞務使事可傳于後世文不謬于古
人其難其慎蓋不敢以易心處之夫
事在一時而關乎百世可慢然已

耶則難之慎之誠是也久久乃編輯
成帙于是人物之賢否可知山川之
形勝可考而田賦之多寡風俗之淳
漓有所徵信而取實矣晉人曰請付

梨棗以彰信乘公曰否否軍需孔亟
日事徵求余實未揣心研究曷上之
郡伯然而後間劄劄氏焉

郡伯公曰事在千秋不厭慎重曷再
延名宿校訂公不以余爲不肖悞耳
虛名走役相迂付以重任余蚊負是
懼三四辭之不獲始受而讀之見其
文彩陸離剪裁精妙即使游夏何由

仰贊然千慮必有一得管窺豈遂無
見于是事之無裨于勸懲者去之人
之有關於風化者益之稍爲點定遂
成全書余于此不能無望于晉矣所
望于晉之賢大夫者克已勤民以宣
聖化所望于晉之士君子者勤學好問
以繼儒宗所望于晉之氓庶者務農
敦本安分守已以保身家庶幾志一

修而風俗丕變仰慰

聖天子纂修至意匪然者徒撫拾遺事
敷衍陳言以完修志之局非郡大夫
所以命余之意抑非余敢蹈僭越不
遜之心也爰爲叙以贅諸後

旨

康熙十四年秋孟之吉寓江南古梁
州浣花後學張祖詠謹撰

晉州志序

夫志也者志也方志是事而已欲
善之以有所取義作者之志也晉
之事大者見於春秋暨歷代諸史
學古者嘗聞其畧然其詳缺有間
矣自魏邑各有專書而風土人物
鉅細畢陳於是一方之文獻始具

蓋匪獨其事詳也卽義亦彰明較
著焉晉故有志訖明萬年間嗣
是垂及百載見聞散軼而紀述廢
不講毋亦首事者難其人乎何大
義之久湮也會五河思蓼郭公以
良二千石來刺是邦三載化洽有
頌襄城介者山陰廩者穀城魯山